

新都縣志卷十一

藝文志

因事以紀採風以歌或載諸篇章或鐫諸碣石伊古以來佳什名言離離雅雅不少概見新都自明季遭獻逆之變冊籍無存通志所載語焉不詳今博考載籍搜羅碑版其詩文有關於地志者詳列於篇或係邑中先達其著作不關風土者附載於後使後之覽者覩先澤之貽留雖吉光片羽不勝珍重愛慕之思亦古人因詩存人因人存詩並行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一

不廢之意云爾至邑賢之著作及升菴之年譜並附載於藝文之末作藝文志

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師廟堂碑文

并序

楊炯

敘曰銀衡用九天門壓西北之荒銅蓋虛三地戶坼東南之野迴七星於上列太清不能潛混茫之機環四海於中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行其典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而不知神理潛行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

山南眺金宗橫上帝之居鳳穴西臨玉室考元皇之宅
五龍乘正按天讖以希微六羽提衡驗星謠而汗漫洎
乎尊盧赫胥之代驪連栗陸之君皇名邁於上元帝圖
始於中葉莫不憑三靈之寶位鼓舞陰陽籍六合之尊
名財成宇宙未有貴而無位博而無名大禮由其再造
大樂出其一變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巍巍乎其有成
功者也若夫司徒立勲於天地還承帝嚳之家微子開
國於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元禽歷數推移於景亳之
都而白馬旂常赫奕於風邱之國由是千年有屬萬物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二

知歸乾坤合而至德生日月會而明靈降奎婁胃昴風
驅白虎之精角亢房心雲鬱青龍之祉君王異表儀石
紐而法丹陵輔相宏姿壯臯陶而圖子產豈止鑿就乾
象摘光芒於北斗之宮括成地形騰瑞氣於東山之曲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神冥造化德合陶鈞獲
沖用於生知運幽幾於性道窮庶事之終始協庶品之
自然覩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三光於太極照
曜三門含萬象於中區聲明萬國惟深也能通天下之
志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

此道尊德貴挫銳同塵始於中都宰終於大司寇能使
長幼異節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奸雄獨立初
明兩觀之誅政教未行仍赦同狴之罪盟齊侯而歸四
邑夷不亂華黜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
剛其孰能與於此青光歇滅赤籙衰微一匡爲海岱之
尊一戰有河陽之霸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於寇戎五
帝不相沿樂入於河海是以哀生靈之板蕩痛寓縣之
分崩歷聘諸侯栖遑異國其爲大也法象莫之能容其
爲高也黎元莫之能覩時非我與遂扈宋而圍陳道不

吾行終樂天而知命非天下之至柔其孰能與於此太
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
自季孫之賜我也交益親矣自敬叔之乘我也道彌尊
矣於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金人右對仍觀太祖
之階斧宸前臨還訪周公之位然後刪詩書而續易象
動天地而感鬼神運百代之舟車開千齡之戶牖是故
雷精日角聞道德而摳衣月頰山庭奉琴書而撰杖非
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智以藏往有感而必通神
以知來無微而不照論五行於帝輔潛觀太皞之先揆

七廟於天灾預察釐王之過星流十月徵歷象於衰周
日汎三江采謳謠於霸楚神無方而易無體聖人通變
化之津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悟興亡之兆非天下之
至明其孰能與於此極天蟠地之禮周旋揖讓之規百
神於是會昌二儀以之同節非禮無以別父子兄弟親
疎之序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本之於元氣
徵之於太古德足以法於九圍道足以周於八極服先
王之制度黜紅紫而無施欽上帝之明威感風雷而有
變非天下之至恭其孰能與於此五行四氣十二月還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

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至音將簡易同和
廣樂與神明合契盛於中國遂陳武象之容奄有四方
自得文王之操南風奏雅知大舜之溫北里宣淫體殷
辛之暴非天下之至和其孰能與於此悲夫日中則昃
動靜之常也月滿則虧盈虛之數也自太平王佐委龍
翰於芳年禮樂霸臣摧虎文於華月則知天之將喪也
則知道之將廢也雖復頽山壞木兆悲歌於兩楹夏棟
周牆陳盛制於三禮猶使文明炤爛百王知察變之機
鐘石鏗鏘萬代挹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爲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也既而三河失統九州之
寶幣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作星祆日侵乾象
暗而恒文乖禮壞樂崩彝倫斲而舊章缺泊夫礪山休
氣潛應赤帝之圖沛國真人密召黃星之錄尊褒成之
厚級殷崇聖之榮班學校於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
當晉宋運距周隋太山覆而崑崙倒天柱傾而地維絕
三重赤暈還開爭戰之端千里黃埃洊有干戈之務亂
離瘼矣黔首何依王室蠢然蒼生無主閭閻巾地今來
爲講武之場荆棘參天昔日作談經之市皇家撥亂返

正應天順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馳欂櫨而掃穢
上廓鵬雲決河海以激妍下清鼇極今天子握大象運
洪鑪星重輝海重潤乾迴北列垂衣裳於太紫之垣日
出東方備法駕於中黃之道溟滓之無地無天盡入提
封伯陽之有物有象咸乘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於朱
符中極四遊法祥光於玉燭東膠西序雲閣蓬邱國號
陶唐家成鄒魯遂使西山童子陳謠謠於璧水之前南
國老人受几杖於環林之下乾坤之大德行矣皇王之
盛節明矣江茆鄙黍晨昏薦帝之祥鳳穴麟洲晷刻因

天之瑞乘輿乃選吉日協靈辰詔風伯以行觀促雷師
而出豫房爲天駟仍施列缺之鞭斗爲帝車卽動招搖
之柄奠玉帛奏金絲登介邱下梁甫擁神休而尊明號
莫之與京按玉冊而考銀繩於斯爲盛於是迴輿轉旆
臨曲阜之郊畿駐蹕停鑾訪雲壇之軌跡若使九原可
作大君得廊廟之材千載有知夫子託風雲之會卽以
乾封元年追贈太師禮也咸亨元年又詔曰宣尼有縱
白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惟寢
廟義在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

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缺奠祭之儀久致飄零
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堂者奉詔之
所立也因三農之暇陳複道之規考幃帳於西京訪埃
塵於東魯梅梁桂柱深沈風雨之津鏤檻文椽曠望江
山之表納流雲於上棟白日非遙披濁霧於中階青天
在矚雕鐫曄奕窮妙飾於重欄山海高深盡靈姿於岌
宇門生侃侃如陪文杏之壇胄子鏘鏘若預崇蘭之室
每至南方二月草樹華滋北陸三秋風煙搖落莫不列
蘋蘩於上席行禮敬於質明奠椒桂於中罇敬神明於

如在爾其邑居重複原野平蕪出江千之萬里入參星
之七度龜城藹藹煥繁霞於百尺之樓蛟浦澗澗洗明
月於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年歸劉禪平堂煙荒霧
慘武侯龍伏猶觀八陣之圖壯士虵崩仍辨五丁之石
左巴右獠之勝域陸海三江之奧壤大都督周王天皇
第八子也鉉元繼天而作降仙才於玉斗之庭武昭應
運而生開霸業於金城之域五潢高映流滋液於咸池
十日旁羅散光華於若木星懸帝子遙澗井絡之郊岳
列天孫遠控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寶化於周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南曹植以懿親之賢發金聲於魯北通議大夫行長史
南陽來恒隋十二衛大將軍榮國公之元子申侯太岳
鎮其靈標傳說長河昭其神彩龐士元聚西申之逸羽
始踐題輿管公明絆東道之雄姿初臨別乘朝議大夫
守司馬宇文紀左衛將軍靈州都督之次子台門鼎族
傳呼棨戟之榮玉質金相海若河宗之寶庾冰清識得
嚴令而非常桓温貴遊無郗公而不樂縣令鄭絃嘉榮
陽人也東周玉裔北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
蓊蓊尺兵不用瑕邱有上德之君枹鼓希聞洛陽有神

明之宰丞京兆韋德工主簿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
明北地傅懷愛等荆藍灼爍鄧杞扶疎許元度入風月
之清關郭林宗獲神仙之妙境南昌晦跡共梅福而齊
衡左部韜眞與喬元而竝列博士張元鑒助教費仁敬
等碧雞雄辯則江海沸騰白鳳宏辭則煙霞噴薄一州
聞道親居典學之官四子乘風來聽中和之曲圓冠列
侍執巾舄於西階大帶諸生受詩書於北面泮宮之上
更聞通德之門小學之前復見華陰之市鄉望等魚文
驥子震耀於平原漢女巴姬駢羅於甲第杜陵亭長終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八

成輔相之才桐鄉嗇夫且著廉平之號莫不公私務隙
卽聽絃歌陰雨時閒仍觀俎豆逍遙城郭拜夫子之靈
祠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天道之璣衡莫測下問書
生陽精之遠近未知來求小子當仁不讓思齊於上古
之名遊聖難言有愧於中郎之石其辭曰太虛寥廓洪
鑪噴薄上綴三宮旁清八絡元精獨化聖人攸作鼇柱
爲居龍門是託爰清爰淨惟寂惟冥 龜譏韜名魚圖
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正君臣禮制宇宙耀明文武旣
沒成康遂行羣飛海水若羽天星 玉筐曾裔金符遠

系鐘石雖遷山河不替乾坤降德陰陽合契虎嘯風清
龍騰雲逝三元載停萬方攸濟 魯道既昏縣縣若存
祿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謙而彌尊聽之也厲卽
之也溫義責齊國刑懲季孫 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
下莫容諸侯走聘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仁義立身溫恭
成性不圖爲樂終悲擊磬 九野八方栖栖皇皇從周
反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術夫子文章可久可大爲龍爲
光星衡入室月准升堂 知周通塞神兼語嘿頽然而
長黯然而息漢承周運亥亡秦國察往知來研精茂德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九

毋必毋我自南自北 萬象皆宗千靈共同惟變所適
居常待終樂天知命匪我求蒙北辰之北東海之東百
王遺訓萬世餘風 時亡玉斗運終陽九周井龍沉秦
原鹿走生人卷舌道路鉗口禮樂崩頽典章殘朽萬邦
請命三靈授手 日角昇圖星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闡
規模數遷三國年當五胡星芒夜指月暈朝枯環林摧
折壁沿荒蕪 赫矣高祖粵若稽古丕哉文皇照臨下
土地維旁綴乾紘上補鯤化三千龍飛九五爰及列聖
重規襲矩 我君文思念茲在茲金鏡八海珠囊四時

三雍九室秋禮冬詩紗帳語道青衿質疑載垂仙渙廣
創靈祠 披圖按籍遠求陳跡玉檻煙開金窗雨闌睽
儀侃侃雲居寂寂弟子摳衣門人避席階列簠簋庭羅
絲石 地接臨邛山橫劍峯滇池躍馬沮澤蟠龍中望
擊節高門叩鐘陰靈肸鬻文雅雍容書池必變講席常
重 今還古往寂寥無尙泰山旣頹吾將安仰梁木斯
壞吾將安放異代風行殊塗影響敢立言而徵聖冀得
意而忘象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王維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

邠人前京兆右扶風居上谷間與寢園接七月之什蕩
無遺風五陵之豪雜居其地故有點吏惡少犯命干犯
政寬則以姦病人操急則以事中吏鄭子爲邑也絃歌
之化洋溢四封雷霆之威燁赫百里下車按捕盡致法
焉繡衣下帷風俗之治偶以文墨抵罪除名爲人削跡
於野杜陵解印時賣故侯之瓜彭澤無官詎有公田之
黍牽衣肘見步雪履穿獲戾由中是貧非病屬聖朝龍
旂鑾輅登封告成之事畢蒼玉黃琮郊天祀地之禮脩
天下無事海內又安盡登仁壽之域猶下哀憐之詔萬

方有罪與之更新百寮失職使復其位降邑宰爲輿尉
從館墨而解褐龍星始見馬首欲西搢紳先生居多結
友諸曹列署且有同時時工部侍郎蕭公詞翰之宗德
義之府弱年筮仕一命聯官於奉常幾日左遷六人同
罪於外郡羸金盛業克傳丞相文儒萬石高風彌重故
人賓客賦詩寵別贈言誠行騎登棧道館於板屋劍門
中斷蜀國滿於二川銅梁下臨巴江入於萬井黃鸝欲
語夏木成陰悲哉此時相送千里

送李彝宰新都序

任華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一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彝也少好學通九流
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
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詔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彝
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
掖哉蓋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時也執政以彝大人
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彝豈不欲高步臺省時時與朝
廷羣公談笑所以俯就遠縣蓋爲大人屈耳秦雲滿天
倏聚忽散與子分飛亦爾也古人別遠貴於贈言子昔
爲什邡令蓋鳴琴不下堂而治今領新都則異於彼焉

蓋以廬井灰於焚爇之後毗庶瘡於刀箭之末樹立存
育洪惟艱哉况奔衝填湊晝夜風雨誅求供應旬時山
岳其親庶務則宜戴星而出戴星而入焉其接賓客則
宜一沐三起一飯三吐焉此朋友之望也如月照雪峰
花飛錦江當有新詩時復寄來念之哉李生

望雪樓記

十七世孫
曰應午

鄧

袞

新都人

上纘位年京兆公繇亞荆牧彭搜鯁治蠹化者耘而革
之不易節而政成既而府署亭臺之弊壞者咸理新之
明年秋作望雪樓訖功俾進士鄧袞銘之圍蜀之鄙截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二

如巨砥厥郡維彭北西天屏危壁峭青蔓霄摩冥鯨跳
虬奔限蠻隔蕃上排雪峰延疊萬重鶴磬瑶駢月積綃
鮮振古不泐四節一色皎皓披飄寒錮陰膠光涵二水
冷射千里往哲所嘉名之玉壘公來未期畢完瘵凋乃
於崇墉作爲麗譙長村羨工不伐不徯趾故規新不僭
不驕經之浹辰翬飛迢迢三伏赫曦九野如燒斯焉一
登神滌煩銷他日徵黃羊碑邵棠下客貢銘永播德芳
先是王僕射潛蕭桂州祐繼守斯郡二公陶奇撰幽不
乏心匠於西湖臺島花竹列殖布置罔不宛妙維雪山

彭之殊觀獨莫經意豈非天待我公作賞跡乎昔西漢進儒術臣多貞方魏晉扇虛元吏采風流孰若公精六籍練衆務蘊張趙之幹敏兼王謝之精雅辯辭盈庭奮毫電飛其牘百幅歷眸冰釋前可以折穆之之角近可以挫戴胄之銳則不止有逸暇覽眺蓋雄節大旆師長列侯方鈞平衡肅和神人迫期矣袞不佞鑱公奇績覬識士和望雪不取於激心瑩目將以思潔白登樓不取於櫛清沐曠在據上睨下察人之利病亦敷政之嘉術也大中元年九月記

八陣論

宋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爲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修德爲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靈公之問將以立教爾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兵用師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暇

而況於言乎此所謂不得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
恥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公爲藉口
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
之所當言儻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
者闢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闢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
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也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
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爲王之佐者莫如太公爲武王太
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爲定計凡覆殺之機布設軍
勢之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烏雲山兵島雲

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
公至是而變仁義爲譎詐耶直以爲德之不懷則兵之
必用則凡所以御兵制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尙
有可諉者曰六韜非聖人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
公以爲市者至於詩書爲帝王之遺迹豈復有可議者
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
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
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

翼不測不克又何敦陣整旅之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以爲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爲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爲恥後世之士乃獨恥言之豈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邱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爲牝

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爲前兵象白虎使羽人爲前兵象元武使徵人爲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爲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方火之銳水之曲土之圓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爲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六車輪七罌八雁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

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烏雲烏翔火折衝水龍騰却月
水雁行鵝鸛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
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
爲八名兵家者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
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柢陣
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
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
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
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

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
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
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
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
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
而演之從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
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
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天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

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者疇能爾哉李興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謂木牛非出於般匠之遺其說誠是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旣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旣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七

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強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迹眞與僞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爲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尙或有愧故

曰昧其法者莫温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絡鈎連曲直相對古制如此乃爲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

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蔓散合以爲鳥翔回屈包蓋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

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先動爲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爲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爲今日計將欲誅不庭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以

是爲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樸旣散則聖道並起而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騷然不寧黃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爲陣法以貽後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殺民威不軌而成文德也而後世經生儒士爭非之并與孔明之祖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變而有抗衡之事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旣以大謬而法之不守德之不修專以嗜殺自封殖爲事者其爲生民

之禍亦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鵝鸛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挈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衛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爲民賊者豈非爲此等慮者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浸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歷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鵝鸛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

八陣圖賦

元 楊維禎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二十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劔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乃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猊□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後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歧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

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
之水兮砮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礚礚彼箕張而翼布
兮曾不轉其礪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
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
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幘之受雌按渭濱之所
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
逮尙父之六韜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
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
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二十一

之所造歟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
天兮掩爰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
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釃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
訪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
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清風先生傳

劉惟德

先生姓楊名學可其先世居蜀之新都邑相傳爲關西
夫子楊震之後至處士某其裔也有隱德弗仕惟讀書
教子鄉閭稱爲善士先生其子也自卯角好論孟書旣

長就學從鄉先生某受詩書春秋三經學既通丁元季世海內震動四郊多壘先生知蜀不能居乃遯入雲南之昆明邑昆明士君子聞先生來爭設臯比席以延之先生講論六經開陳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謂帝王自有真不可僭竊以取荼毒由是名公貴人聞先生之言皆守其分大夫服先生之訓咸知其義故多敬事先生而心實忌之先生亦知西南不可齊以禮又不可屈己以從滇俗尋歸西蜀適遇明氏強盛以國子助教逼之先生辭不就職至以法挾之先生堅以抱疾

杜門自守逮乎聖朝混一海宇先生與故官宿儒計偕赴京師訴老疾辭歸蜀蜀之士知先生道學之明執經座下者無虛日先生隨其才而教之皆有造就由是先生之師道益彰彰於遠近矣未幾蜀邸就封崇儒重道乃召先生爲國中士子矜式士子多躋顯官盡忠相國王知先生有德賜田宅於國之大安門外駟馬橋北俾先生有終身之樂特書流水畫橋題柱客清風精舍讀書人一十四字列於先生之門士子從學者皆稱爲清風先生云吳郡顧樂篆書清風精舍扁於室且爲文以

記大夫士歌詩褒美永樂七年冬十一月余奉使來蜀道經其門得拜先生函丈前入門則喜松竹滿園葑菲繞溪有隱者之趣焉升堂則喜詩書盈案琴瑟在前有長者之風焉又愛溫如崑山片玉者仲子也秀若桂林一枝者季子也茂似芝蘭玉樹者衆孫也貴如瑚璉圭璧者諸生也先生坐定略見辭色亹亹乎經史雍雍乎禮讓余益喜而敬曰先生少時奔走遐方先難也命也莫年遭遇賢王錫養老厚恩後獲也命也於是乎先生之清風遠矣高節遂矣宜夫門弟子以清風先生稱之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二十三

不誣矣作清風先生傳劉生曰晉徵士陶潛居柴桑里於夏月高卧北牕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先生居精舍子孫娛老師生論道清風徐來焚香靜坐陶然爲堯舜之民視潛無愧矣

留耕軒記

李東陽

少詹事兼學士新都楊君介夫嘗言其父留耕先生所居有軒焉乃其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早從父官貴州有陟岵之變奉母太孺人間關歸其鄉貧不能具修贄以從外傳惟舊藏周易一部手自披誦遂以取鄉舉居

京師弟子數十人及舉進士授行人司正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專督學政其所造就躋華要者甚衆而先生亟致其仕以去其教子亦以易學介夫之舉進士實先生諸子廷儀亦繼舉廷平廷宣又連舉於鄉一門科第之盛莫之或過比廷儀爲兵部主事考最當封先生以品高例得進階給誥命命未給而介夫遷今秩復以兩宮尊號恩封公且從高者改給如其官則異數也方先生之就學固未嘗自必於顯庸盛大如今日而太孺人獨心期之以爲祖父之澤留以遺後人者固在而先生

式克承之又將以遺其子若孫此軒之所以名也凡祖父之於子孫必有所遺德則欲其修業則望其成自陰啓豫養之餘以至庭趨面命之際皆是也是雖不可以喻度遐卜而實其身自爲之譬之田焉秋之所穫卽其春之所耕也經有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史不云十歲種之以樹百歲種之以德近世賦詠有方寸留耕之說其亦本諸此乎楊氏之先積義累仁而弗究於用於先生焉發之碩德懿行力自植立內以教其子而外以淑其諸生雖晚達早退而榮封顯錫駢臻疊至

可謂播而穫矣介夫當先生授徒時方及亂聆誦讀聲
卽聞記若素業者入翰林博涉經史用以供講筵史局
之職敷衍明暢纂述精當才望揭揭在人耳目廷儀亦
表出郎署而來者尙未艾則先生所以爲後遺也又豈
可以丈尺斗斛計哉世之不種而穫者殆有其人然非
天下之恒理君子所不謂聞先生之名亦可以勸矣族
祖雲陽先生嘗作方寸地說予讀而識之茲於先生有
感焉宏治乙丑先生壽七十介夫居禁密且有日講之
命不克躬奉觴竚請記名軒之義爲先生壽適廷儀以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二十五

奉使歸因函而致之以揭諸軒中其亦先生之意也夫

封孺人楊母葉氏墓誌銘

李東陽

湖廣按察司僉事楊公元之致政歸至酆都孺人葉氏
道卒其子春坊左中允廷和自述事狀及進士廷儀請
余銘蓋廷和與予同在翰林久廷儀適禮部所試士而
公在吾藩提學事稱邦大夫可也按楊氏居成都之新
都業儒者累世矣葉亦同邑處士諱深生孺人早失怙
恃育於繼母暨兄莊重有則公父封君卒於貴州府
邸伯仲子繼歿太孺人熊氏以三喪歸愼爲少子擇婦

曰所以承楊氏之祀者在此故孺人歸於公家始貧孺人力奉姑養閉戶織緝笑言不聞於鄰公之爲國子生爲進士爲行人司正及僉事孺人皆從其在逆旅手執炊爨罄鹽或不繼未嘗色愠公及廷和後先舉禮部公得告以孺人歸養太孺人目眊復明謂所親曰吾子勤學類其父吾婦勤家類其母先亡者皆不及見之天開我老眼令看此好景耳廷和滿檢討初考孺人獨被封寄至命冠服而藏諸笥曰不敢先吾姑也在官廨每食異物輒停箸嘆曰吾姑未嘗此味也教諸子必厲辭色

每食後令背誦所授書曰吾以隙時課汝庶不妨本業且使動盪揚厲不爲食困夜則飲之酒以節其勞仍戒勿多酌曰學者廢業仕者弛職皆是物也間誦小學耳熟之家庭事有近似者必舉以爲戒曰無徒以誦爲也又曰汝父少時欲學書無佳紙筆欲夜誦無膏火欲傳觀無多藏書今汝輩皆有之而一一不能如汝父何也蓋其家政皆極詳密而子教尤諄切如此廷和歷四命至今官直經幄兼侍皇太子講讀以文行稱於時廷平繼舉鄉貢至廷儀復顯廷宣亦治舉子業人謂公善以

身教而孺人實佐之及公乞歸復力贊其決其識見志嚮殆非常女婦可及是雖弗克於壽而所遺者亦云裕矣嗚呼賢哉孺人蓋正統丁巳九月某日生卒宏治乙未二月二日得年六十九卜用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女三長適張一夔先卒次聘王恩孫七人孫女八人皆幼銘曰從夫子儒朝圖暮編持以教子我居弗遷從夫子官命服在身有祿有福終嚮其勤我食我力匪求自天若耦在耕而穫於田若織之成以歲以年小以喻大於物則然維坤德柔乃順承乾無成有終品物用蕃大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二十七

以喻小於人有焉從夫子還藏於故原雖老弗偕其歸則全於生有榮歿也有聞不死者存葬以爲文

封太孺人楊母熊氏墓誌銘

李東陽

楊太孺人熊氏卒於新都其子行人司正春奔喪歸旣闢地卜日具塋其孫翰林侍講廷和請予銘按楊氏之先木楚人元末徙新都春之曾祖諱世賢贅於李祖諱壽山考贈行人司正諱玟皆冒李姓公三娶始郭繼楊太孺人以同邑望族實再繼焉時楊氏中落公爲縣學生有前室二子遠政太孺人撫若己出及公膺貢入國學

太孺人留居故廬手自織緝畜鷄豚易錢穀爲朝夕費
裁取自給餘悉致京師爲旅資公授永寧吏目太孺人
從歲所得祿俸務節縮一錢不妄費公卒於官遠政亦
相繼天死春及二季皆幼不堪事太孺人蓬首垢面負
遺骸挈兩寡婦以歸值貴州苗作亂道甚梗晨夜間行
出入營壘觸冒瘴癘雖造次頃刻區別臧獲咸有分限
每經一堡必號曰天乎未亡人經某堡矣經一嶺必曰
經某嶺矣以至城郭津渡皆然旣抵家治葬家復貧如
未仕時脫所被簪珥遣春就學始令復楊姓曰汝父治

命也目嘗失明成化辛丑春舉進士疏乞歸省太孺人
喜目乃復明居數年趣春就任曰我尙健猶幸及汝之
封也春拜行人司正以宏治辛亥滿三載吏部上最請
獲賜勅命贈公如其官太孺人受封乃具冠帔拜祠堂
曰未亡人有以見君地下矣某月日卒壽八十有三某
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在公墓右數武許子五孫十廷和
某某曾孫五銘必有狀司正君旣歸追憶懿行懼外之
人無能知勉自爲狀其辭哀而理廷和年十二舉鄉貢
其舉進士實先司正君今在講筵史局卓然有聞焉予

嘗叙貞壽堂詩以徵太孺人之教與澤然所叙事差簡
茲叙爲銘作乃書之加詳若公行尙多以銘爲太孺人
作故不及且與詩叙互見云銘曰有沃斯原我樹我封
夫君所安我不圖存後四十年而窆於鄰異壙同垣疇
其保之以遺我子孫

楊留耕行狀

明 劉 春 巴 縣

公諱春字元之姓楊氏其先楚人元季避亂入蜀占籍
新都今爲新都縣人初父少保公以明經貢入太學就
選仕爲貴州永寧州吏目卒於官二兄相繼歿公時尙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二十九

幼隨母熊夫人護三喪歸省苗賊之亂出入險阻間道
而行雖在旅次內外皆有區別夜則當戶而卧聞有警
咳影響之疑輒驚起呼號竟夕不寐旣歸熊夫人八脫
簪珥以襄大事指公曰先公嘗言有此兒在他日不憂
貧也免喪以熊夫人命入縣學爲諸生性穎異日記數
千言顧無從得師家舊藏周易一部因取讀之晝夜研
究閱七月遂補廩膳以成化元年舉於鄉至十七年舉
進士時其子今少師公爲翰林檢討將迎熊夫人就養
於京不可亟移疾歸熊夫人目已眊爲之復明居七年

熊夫人每趣北上曰不可及我未老親被恩乎孝廟嗣位詔至蜀申諭曰新天子在上非汝自由時也乃強出宏治元年授行人司正司正清望官也前此多以司副行人叙遷獨公初任得之時三原王端教公爲太宰擬授之際顧謂少宰華亭張莊簡公曰老成人任此官固宜到官未兩月適有考察之令同官行履吏部亦以咨之所報皆合公議久之上疏請復行人職掌舊制數事如持節冊封徵聘大臣之類蓋前此多爲諸司借差至是乃復三年秩滿太宰耿文恪公署考問學該博心地

坦平且語其屬曰此吾大學舊門人也知之故真五年丁熊夫人憂八年服闋欲乞致仕親友強之以義起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政以四月十四日上任或謂是日俗有所忌公笑曰吾豈欲久仕耶考校先德行而後文藝鑒別精審諸生試罷私語曰某甲某乙已而果然所至皆然此十一年鄉試所取士多公試首選者以是服公之公明放榜後一日卽上疏乞歸明日遂登舟藩鎮諸公百方勸止之公曰吾在官二年無日不圖歸以諸公之意乃勉終試事今復何辭蓋前此巡撫

都御史宜興沈公暉隴西閩公仲宇皆託試事留之故云時子廷平舉於鄉會試北上中道聞之遂趨荊州奉迎以歸十八年今上卽位用兩宮尊號恩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三年特賜誥進封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麟袍玉帶皆如少師公明年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又明年少師公乞歸省不許詔遣尙醫乘傳往視疾愈奏復前無此比八年秋今太常卿正夫以少卿乘傳歸省到家未盡一月轉太僕卿明年還朝少師公復奏乞歸省仍不許命有司以禮存問有羊酒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一

白粲之賜焉是年冬舊疾復作旋愈十年正月十三日立春猶賦詩有老病自知今日退之句二十二日遂至不起距其生正統元年十月十一日享年八十遺命柩葬先塋勿遠擇地封土勿太高勿乞葬祭恩澤配葉氏初封孺人累贈夫人以宏治十二年卒公泣曰是與共貧賤古人所謂糟糠之妻者忍使人繼之乎遂不再娶男七長廷和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盖殿大學士次廷平卿貢士次廷儀太常寺卿次廷簡先卒次廷宣鄉貢士次廷歷以少師公廕補國子生次廷中女

四長適歸安知縣張一夔次適成都護衛百戶王恩次適郭補次尙幼孫男十人慎翰林修撰惇愷鄉貢士恒中書舍人恂忱鄉貢士悌慤悅懌孫女十一人公孝友天至熊夫人性嚴事之最謹少不悅輒加箠楚公安受之恐拂其意父少保公卒時二弟長者年十二少者八歲公各輔翊之以至成立女弟遺腹生及笄請熊夫人擇配得今太僕單寺丞麟文親教之以至取科第登貴仕治家內外斬斬教諸子每舉古人嘉言善行爲說小過必答曰我少時欲聽父教不可得汝輩幸有我教誨

顧甘於自棄耶及入仕又教之曰修身正家士人分內事居官則以移之國與天下方是實用少師公入閣公時以書諭曰汝官任重凡事宜審擇義理以法度律身以勤儉治家勿苟徇人意妄有所爲諭太常君亦然與人交誠信不欺然簡直不欵曲初若難合久乃益爲人所樂親人有片善稱嘆不已未嘗及人之過而接引後輩孜孜不倦新都自公始治易一時諸生多及門受業後先相繼舉於鄉皆公啟之也在太學時與天下士假會饌爲文會辨析義理若引絲建瓴水鹽鹽不絕衆皆

心服從游之士顯者甚多如太僕卿魏君珏參政徐君翊知府邢君昭輩皆是也平生不讀地理及相人書而言多奇中在湖廣嘗行部至荆門及夷陵見學宮前隘甚曰人才不振坐是故耳囑其守闢之自是選舉相望至平江邑令言士不與薦書者七十年矣公謂今年當有之及試畢揚於衆曰吾得其人矣呼而語之卽今江西按察司僉事黃君昭道也其年果中選如此類者甚多居鄉常以濟物爲心新都南門清源河故有橋歲久而圯公曰邑人病矣我力能辦此檢度俸餘有白金數

百兩盡捐之以興事蜀藩聞之遣官督其役曰是孔道也持節及朝貢使所必由顧獨使私家任之耶旣成公親爲之記又嘗語諸子曰吾邑近臨省治生聚櫛比而城守不完天順末年趙鐸之變居人挈妻子俛俛然無所於避是不可不爲之圖會孫愼舉進士藩鎮諸公欲爲建坊表公再四辭之不可則告之曰與其徒光寵一舉子盍移爲城以大庇一邑乎諸公欣然應之城成而廖賊之衆逼至旁近州縣趣來保聚者無慮十數萬人皆歸德於公公曰諸公之功也吾何有焉嗚乎公之純

德懿行如此而亦未能盡述卽此固古之篤行君子矣
訃至少師公卽解官守制有司以聞上遣內官監左少
監秦用臨弔命有司差官管理葬祭仍慰諭懇畱奪情
旣不可又特遣行人護行賜白金五十兩寶鏹一萬貫
綵緞四表裏米十石皆異數也少師公奔歸將以正德
十年十月二十日奉柩葬於水利橋之原以春在卿黨
後屬具狀告於立言者請銘墓碑道春固嘗獲操几杖
後盖薰炙久矣誼不敢辭而撮其大者如右以俟採擇
焉謹狀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四

明故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尙

書文淵閣大學士楊公神道碑銘 李東陽

留耕先生楊公爲湖廣按察司僉事致仕於家以伯子
今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介夫貴
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比少師入內閣再封
資德大夫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又加封光祿大
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會有微疾少師疏乞歸省上
謂樞莞事重優旨慰留遣太醫馳驛往視後復申前請
仍慰留之而令有司以禮存問中子太常寺卿廷儀嘗

乞歸省亦給驛以行今年公壽八十終于正寢訃聞上命有司營兆域加常祭二壇司禮監官弔慰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襲寶鏹萬貫白粲十石爲賻仍命奪情視事少師三疏乞終制猶不許賜勅給驛令奔喪治葬別遣行人護行又特遣司禮宮抵家敦迫而少師辭愈切始勉從所請令制終之日守臣禮請上道蓋上之篤念輔臣崇報功德而推及其親如此公諱春字元之留耕其所自號上世本楚人元季徙蜀居成都之新都自曾祖諱世賢以上皆不仕祖諱壽山考諱玟皆贈同公官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五

厥考以明經應貢爲國子生授貴州永寧州吏目卒于官二子繼歿公時尙幼隨母熊夫人護三喪歸會苗夷作亂間道逆旅區別外內如在堂室入縣學爲諸生家惟周易一部蚤夜研考深得要領成化乙酉舉于鄉益博羣籍越十七年辛丑始擢進士第時少師已舉進士爲翰林檢討公欲迎母就養不得請以疾歸熊夫人目久眊爲之復明公戀戀不忍釋越六年熊夫人趣之北上戊申授行人司正行人職掌舊制如冊封宗藩徵聘大臣之類多爲諸司所攝公奏復之壬子丁母憂乙卯

有湖廣之命專督學政考校明審凡所甄賞必捷科第人稱爲公越二年戊午輒欲謝事巡撫都御史以試事留之放榜後卽上疏乞致仕去越十有八年乃卒時諸子廷平廷宣及諸孫惇愷恂忱均舉鄉貢慎狀元及第爲翰林修撰恒爲中書舍人廷歷爲國子生皆少師廕公所及見也公性質明敏襟懷諒直孝友純厚皆出至性母素嚴小不悅輒加箠公安受之惟恐意拂夫人葉氏卒遂不復娶二弟少孤撫教提掖各底成立遺腹女弟暨其四女皆擇良配教諸子每曰修身正家吾人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六

分內事居官則以推之國與天下乃爲實用少師旣位端揆訓之益切接引後進孳孳不倦新都自公始倡易學中外諸生踵接科第有官至卿寺者志存濟物縣南橋圯捐俸金數百兩蜀藩感其義爲助成之患城守弗固會守臣欲爲慎建坊表公辭不得謂之曰與其光寵一舉子盍移之闔邑以庇萬衆乎城成流賊適至旁近州縣趨來保聚者無慮數萬人論者謂楊氏三世七子十孫四舉進士五登鄉貢兩承廕錄勲猷行業炳爲時用文藝才器萃于一門而公躋高年饗重祿全歸而正

受福履之盛耳目所逮莫與爲比此其先世必有陰德以獲冥報鬱而弗章久乃大發由今觀之公之厚德善教有所自致亦其宜也東陽辱公同朝又與少師公同在館閣志孚義合廷儀又予禮部所舉予聞世德比少師持禮部尙書劉公仁仲狀謂予曰廷和兄弟嘗爲吾母請銘以葬茲吾父神道之石不可他屬乃爲作銘並叙其事如右公以正統丙辰十月十一日生正德乙亥正月二十二日卒是年十月二十日葬以遺命近先墓其地曰水利橋之原公子惟廷簡早卒廷中尙幼孫忱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七

悌慤悅懌皆治舉子業女孫加孫之一已嫁者一人曾孫二麟孫耕孫女一銘曰楊出叔虞稱望族前有關西後西蜀留耕先生稟清淑羲畫周辭恣探燭父傳子受親約束登科擢第交踵躅大者當朝秉樞軸噓焦潤槁萬物沃次居卿寺執帛玉郊禋廟祀百禮肅璧彩奎光麗躔宿麟遊鳳翔集郊服出領鬢庠入家塾手所自植無曲木平生易道閱已熟氣機物理時倚伏公身自斂厭驅逐浮雲還山水歸谷世人嗜利爭欲速疾行急趨多蹶覆左持契書右符竹手所自質久乃復官資嗣續

名壽祿上有封錫下廕錄康寧好德皆爲福凡若此者天所局人生得一亦已足兼收並荷公也獨宦途紛紛不再矚公心于于行踧踖後有治命加訓督臣忠子孝兄弟睦遺言在耳書在日國有綸綍社有祝延休協慶世可卜岷江淙淙山矗矗

楊廷和傳

明史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爲人美風姿性沉靜詳審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八

爲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宏治二年進修撰憲宗實錄成以預纂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修會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閣專典誥勅以講筵指斥佞幸忤劉瑾傳旨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遷南京戶部尙書又三月詔還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會典小誤奪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俸二級尋以成孝宗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遷改吏部尙

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焦芳張綵爲中外媾
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劑救而已安化王寘鐸反
以誅瑾爲名廷和等草赦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
鉞果執寘鐸會張永發瑾罪瑾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反楊一清荐馬中錫討之廷和
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
逮中錫下獄以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賂縱賊者參將桑
玉已又用學士陳霽言調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鏐等而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九

荐彭澤爲總制賊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戶辭
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致政廷和遂
爲首輔張永旣去瑾而驕捕得男子臂龍文者以爲功
援故太監劉永誠例覬封侯廷和言永誠從子聚自以
戰功封伯耳且非永誠身受之也乃止彭澤將西討鄢
本恕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
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卽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
澤旣發復留乃歎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乾清宮災廷
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

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
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
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
請乃許遣中官護行旋復起之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
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卽召至帝方獵宣府
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復與
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
門乃歸帝命迴鑾日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
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
不從乃已當廷和柄政帝恒不視朝恣游大同宣府延

綏間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俱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
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
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恣橫甚廷和雖不爲下
然亦不能自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御史蕭淮發寧
王宸濠反謀錢寧輩猶庇之詆淮離間廷和請如宣宗
諭趙王故事遣貴戚大臣齎勅往諭收其護衛屯田于
是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
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稱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

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宮工成推恩錄一子錦衣衛副千戶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勅諭謝弗肯帝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尙書劉春理東閣誥勅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時十四年八月也帝旣南兩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迴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帝歸跼蹐

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等誅而帝已不豫趨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卽行在執宸濠等僂之駕乃旋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月益篤時帝無嗣司禮中官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至閣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

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尙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具屬扞擻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歸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

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都督僉事李琮尤狼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于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同官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四人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嚴等爲詳言江彬反狀以危語怵之彬心動惟銳力言江彬無罪

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擒矣彬既誅中外相慶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卽帝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冕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

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刺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御經筵廷和知經筵事修武宗實錄充總裁廷和先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諭至是加左柱國帝召對者□慰勞備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摭引用正人布列在位給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疏訐廷和以自解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戍邊或疑法

司承廷和指者會石瑤自禮部尙書掌詹事府改吏部廷和復奏改之掌詹事司誥勅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乃籍沒其貲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崇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廷和持論益

不撓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遺詔言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異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卽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

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未幾命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尙書毛澄曰是足爲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爲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姪皇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者卽奸邪當斬進士張璫與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撓議改瓚官南京五月澄會廷臣議上如廷和言帝不悅然每召廷和從容賜茶慰諭欲有更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議廷和偕蔣

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王議最得理義之正可爲萬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再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澄等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璫上疏謂當繼統不繼嗣帝遣

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義遵祖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授以手勅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前議帝不聽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獻帝后爲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十六

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慈考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交劾廷和帝爲薄謫道嘉以安廷和然意內移矣尋論定策功封廷和冕紀伯爵歲祿千石廷和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

以賞太輕加廕四品京職世襲復辭會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勅旌異錫晏于禮部九卿皆與焉帝頗事齋蘸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江左比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勅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拘廷和力爭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十七

化宏治年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輿廩郵護如例申前廕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爲皇伯考于是廷和

子修撰慎率羣臣伏闕哭爭杖謫雲南既而王邦奇誣
訐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壻修撰余承勛鄉人侍
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逮下詔獄鞠治無
狀乃得解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
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僂市姑削職
爲民明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
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
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
官贈太保諡文忠初廷和入閣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
新

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十八

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
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弟廷儀兵部左侍郎
子慎惇孫有仁皆進士慎自有傳

楊少師石齋先生墓表

熊過

公先世廬陵人有名世賢者以元末歐祥亂徙麻城避
紅巾賊入蜀家新都生壽山壽山生玟貢士仕永寧州
吏目玟生春仕至湖廣提學僉事公名廷和字介夫僉
事長子也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積十卷成化辛卯
舉於鄉壬辰入國學監丞眉山黃君明善相奇而女焉

戊戌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宏治己酉歷修撰纂校
憲宗實錄是時邱文莊公濬副徐文穆公溥爲總裁官
邱公號稱史學而公所錄大章奏名臣傳邱公以爲良
不能易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充經筵講官乙卯皇
太子出閣御史郭維薦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順天
試事所收多名人天下至今程其文己未葉孺人卒詔
馳驛歸辛酉服闋壬戌以會典成吏部擬陞左春坊大
學士上遣中使問非輔臣不繫是銜且久虛也今吏部
擬官誤也太師李公言於上曰廷和導東朝久又多纂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十九

述之功已而爲日講官乙丑主會試是歲五月孝宗崩
皇太子嗣位陞少詹事副晦菴劉公總裁實錄丁卯陞
詹事入內閣知制誥中外擬公且繼二退傅矣會有欲
得其處者擠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是時司天言大角
及心中星動搖而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闔人瑾新用
事或構公于瑾邏者偵公中塗乃止還稍遷南京戶部
尙書八月上數問楊學士于瑾曰廷和已入東閣矣戶
部豈翰林官耶初公與少師文正李公俱以夙成聞然
李公言當世人材輒曰文章我不敢辭經濟大業如石

齋後來無比也石齋者公別號世因以稱公云由是薦
公同升明日降勅改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初洪
武中倣宋置殿閣大學士劉仲賢等以尙書任之然不
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以尙書都御史在景泰天順時
皆品高任事與前者大異說者言故事尙書不入閣何
其疎也會瑾勾稽邊餉葉淇罷飛輓始末尙書顧佐不
知也遣周東增屯田虛數而取盈以爲課指揮何錦等
脅寘鐸以誅瑾爲名公贊李公請聖旨黃榜安宗室及
寧夏軍民事平加少傅及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十

子恒爲中書舍人勅諭褒焉京師南有嚮馬賊瑾用事
時嚮馬賊大作御史甯杲捕斬其窩主張茂者而啖其
心茂大闔忠從子也衆懼遂聚衆拒捕已而獲齊彥明
者繫安肅獄劉七輒劫奪之窮民多應者都御史馬中
錫撫之無功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處大擾矣七常數
騎回繞其營叅將桑玉追及七大窘欲自縊竟以囊中
金投玉得免公請斬玉以陸完代之居未幾趙風子邢
老虎劉三羣賊起河南數十萬河北尤甚官軍屢敗公
議用邊軍勦之學士陳霽奏記贊決於是何司馬鑑奏

調宣府遊擊許太谷永大同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入征受完節制號四家彭都御史澤督河南軍殺賊而陝西將官仇鉞遂剿河南賊累捷兩總制功欲就矣而豹房義子多與諸賊通以故內開功緒不竟羣賊先時則已冒入禁內觀豹房遊幸所在及內庭動靜悉聞或說賊等水滸傳宋江赦者遂陰結上所幸用事王永彥明遂潛見上豹房事發下獄杖永殺之義子黨訴上將罪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九月寇平有旨廢公子姪一人爲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公疏辭

吏兵二部議改廢六品文職又三疏辭乃允之乙亥以父少保留耕公訃聞上令吏部具輔臣丁憂留用例公不候查奏卽具疏言憑棺奔喪之情上批荅述公舊學輔導才猷遵先朝故事爲國留公意又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諭公再疏陳情仍有旨勉以體國公又疏言臣先臣長子當主祭送終今形神俱瘁萬一臨事眩惑則國家兩負上乃令馳驛奔喪葬畢卽來供職遣行人護視禮工二部郎中治祭葬之紀輔臣恩遇盖特厚矣公旣歸上有事輒念公曰有主張遂遣秦用齋奉璽書宣

諭又勅四川鎮巡三司官等勸駕必行使臣乃返公具
疏辭謝臣抵家僅三月耳勅使遂臨安可藉故事襲金
革變禮法上猶欲公就道以慰人望公又疏言君臣之
義固無所逃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上鑒其誠廼從之楊
文敏榮黃文簡淮凡數人皆相臣起服視事得終喪者
獨公云訕者反謂公來起服則其實滅矣公與梁太師
並相擬議嘗相左然退輒曰石齋吾同年兄事有規我
良是至請於上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同鎮巡
以下官至公第宣璽書起公太師語其黨曰天下大事

非石翁不能濟天生此人安國家焉可蔽哉公迫詔使
竟行至東河驛欲以疾遂初或遮說公曰聖駕今出居
庸公不圖輯寧羣情報國乎舟遂進潞河京師貴人及
輿隸率其職自崇文門至北通州灌迎不絕上在邊聞
公至喜甚遣內侍贈寶鏹羊酒十一月二十一日遂復
入閣具疏謝請回鑾不報十二月十八日與蔣相國至
居庸請駕有旨止之公遂極言求退戊寅正月七日駕
還乃謝病免朝籍疏乞休得旨卿元臣碩德望隆中外
復任以來尤切倚注不允辭二月會慈聖康壽太皇太

后喪公出卽復卧病再疏請上批答不允三疏益切上曰舊德去留係時輕重卿旣爲朕倚注宜以身體國復不允令鴻臚官至家催召十八日內閣題太皇太后銘旌公不與賜白金寶鏹彩幣公疏辭決意去又兩疏請上遣太醫院使盧志施鑑更番診視鴻臚寺卿張昱至卧榻前致上命催召公具疏辭謝上留之益力六月遣鴻臚丞翟宗仁來驗病勢公又三疏謝辭皆不許方卧病時上降手勅曰朕親統六師勦降寇虜內閣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彩幣廕子若姪爲錦衣衛世襲正

千戶公辭不受自後疏歸又四上北狩將歸傳旨欲公出又諭五府團營內閣六部各爲旗帳迎駕錢寧者冒國姓通往來稱皇庶子其言人無敢難者公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於親舊盖俚俗也君尊如天豈敢瀆獻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耶上復遣所幸通政使張龍來云楊閣老忘往年乎生存問其親死致禮祭塋內官行人迎送恩典過諸大臣百倍今執拘不作旗帳亦知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懼第不敢以非禮仰報耳於是德勝門外迎駕皆無有用旗帳者上重公亦

不謂忤也手勅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盖殿大學士上疏辭以清德正學體國忠誠褒答之不允己卯正月七日上還自北征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上親破虜捷又何所告之捷宜稱賀從征士行賞則可耳清奏有之是以臣率君耶清安敢獎威武大將軍亦誰敢代言擬旨者卽以奏納還中使趨德勝門迎駕大闔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威武大將軍何人清安得入奏捷中使且稱上旨則上方親其事我曹安敢獎之耶銳曰上旨教場

立待旨入公執不可銳復來公曰請別具奏去大將軍號乃可擬旨該獎鎮守臣耳銳去偕錢寧來泣言請卽擬票公曰事所關係甚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耶寧具奏公堅執上乃令公回閣擬蔣公奏擬獎馮清卒如初議是時公復卧病兩疏乞休不允時上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數十人於朝公聞之出謂司禮近侍曰請爲臣廷和言上諫者皆謀舒國耳今有死杖者何以示天下後世且上承九廟養兩宮理無數出今人心方憂儲貳而又民艱盜發歲時誦也君行師從其御舟何給

用哉上顧知胡異言服易辯也今腹裏人卒難伺詞有如萬一姦人竊發鑿舟縱火悔可駟追耶初寧庶人主奧援伶人減賢倖寧復護衛屯田交則益密與典仗徐紀勸巡東嶽期庶人設勾欄營諸戲劇李士實等寫疏詞傳江浙直隸諷上臨幸意叵測矣公語稍及之近侍皆色動舌橋然不下明日同執政三公伏闕留三日不得張銳出左順門公理前語銳辭請公至豹房自爲奏公曰乾清法宮也彼豹房若屬以何奏耶會江西都御史孫鏊御史林朝王金奏勵寧庶人濠孝行於是大闔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十五

張銳附江彬欲因是遂傾錢寧也而南昌人御史熊蘭亦謀求闔銳奏濠反謀公擬旨曰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來奏保歲五月十日御史蕭准言濠反狀公曰寧府之謀天下諱言之御史敢言難矣然謀成而形未露昔征漢庶人煦學士榮山欲乘勝就取趙府奇溥請皇親大臣諭之趙王因獻護衛謝事遂解事在宣宗元年請舉宣宗元年故事中使以聞上別命勅遣中貴人駙馬侍郎諭濠曰蕭准言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也其還護衛屯田勿令諸亡命賊得出

入王府者兵部尙書王瓊故遲之留使者翌日宣諭百官及行在使濠先知得爲計比三使至浙江則濠殺孫鏊許逵乃奔回天津矣初江西賊吳十三捕繫南康獄賊劫出之兵部奏鏊逵縱賊責限襲捕濠恐賊獲泄其謀故首事先討鏊逵濠使人要三使者天津授以意曰上卽聞反狀以削護衛對三使爲瓊所枉然其言中人盧明以六國索晁錯事動公公正色曰誰爲罪錯者瑾敗削衛卽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此削亦反不削亦反何疑也南京上其變瓊猶庇囊橐之復奏

九江彭澤無印信文書言寧府反公曰賊攻破九江彭澤時取其印去奏可復案也是又安所得印信文書耶比覆奏輒爲遊言枝之如有他情而遽信傳聞者則徒爲張皇矣公與廷辨具發其姦瓊益怨七月羣小愆愆決親征公屢疏諫不納十三日命下司禮監集左順門同執政三公曰此當命重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賊得罪天地祖宗軍民怨其政刺骨若出黃榜諭以順逆使勤王者誅首惡寬協從卽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昔永樂中北征有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

王居守今大駕出守詎得毋託託卽誰可者乎明日上親征旨徑下不能止也兵部請內閣扈從又乞載御寶行公言戰事倉皇草野易起姦心往歲四川賊藍五鄴老人藉掘廢印惑衆况國器乎卽上有所除拜號令亦凱還乃行之無所用御寶者御寶由是不行而梁公蔣公扈蹕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寫調集土兵王府兵空勅公言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乃無兵可調又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軍勅故事兵部奏准差官請勅所部具事由送翰林院公曰上奉天討耳勅當稱天以命之乎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十七

辭曰差遣誰與敢者且天子行威武大將軍事非典也濠爲檄方以失政爲名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政令耶假作孽者藉問朝廷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在行間辭名實乎誰爲上謀降尊毀列者播告之羞誰司其職請先誅戮而後興兵問罪則憂自近始不在濠矣旨寫者卽自籤名進稿異日勿以相累也中使覆奏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沮澆軍機促勅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耳公嘆曰公

等何用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幸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不敢異初議母論今日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諍臣臣等意亦決欲如此敬等去未幾相率來跪拜花臺下故事司禮太監至內閣大學士止芍藥花臺迎之送之中門公曰諸公貴人舉止若此置我何地耶奉天承運皇帝六字者祖宗傳之萬世誰敢改爲此稱耶敬知不可奪乃去制誥兩房官盡驚祇候有給事四十餘年者曰閣老執法若此自建內閣未有也公出閣則勅已具勅底主名固非公也十一月

還自南征屬上不豫彬誘上駐通州召公至行在擬旨先誅宸濠及召文武大臣議事十二月駕回彬與神宗李宗謀留上豹房寢病明年疾篤公謂彬諸人曰有大變卽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公曰始終之疾宰執與聞處之不失倫敘則天下安內外同福失則是禍先首謀次及我輩矣彬等同聲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不敢失時彬等矯制改團營教場爲威武團練營提督兵馬操練三月十四日少監陳巖報上崩公語巖曰急啓太后取興長子來繼統頃之谷大用張銳張永奉懿

旨授公辭曰奉娘娘旨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此大行遺命也公讀罷舉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一冊書曰是皇明祖訓也令兵部選法行之曰語監官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祖訓兄終弟及奉迎興長子來卽皇帝位趣啟皇太后降懿旨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官往迎耳于是梁大學士司禮韋太監谷太監徐定國公崔駙馬毛尙書行公手持金牌信符授之公初不欲遣谷韋倉卒防他變遂不更也初聞變公先命祇候曰門闔時權奸各欲立非次貪功以避罪者相求如市賈不得入王瓊聞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十九

門閉大沮議定曰門開奉所議懿旨并大行皇帝書入啟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謁謝且賀公曰呂端昔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時事權顛委任重今無其權而事難且十倍定策頃刻間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擬旨散豹房官軍命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尙書王憲提督優恤命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衛各邊守太監各回本鎮革皇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宮旗校尉俱回本鎮命查哈密及土魯番諸處進貢夷人照原擬

慶賀例使人護視其歸不當歸者會同館館之毋得私出入佛郎機國一人護歸廣東聽候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原取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舡除常例聽候自餘發回各處帶來匠役樂工及水手各放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五城巡視御史禁嚴夜禁督捕盜賊皆以大行遺命行防守旨下許泰意若不怡邀王憲至閣謁公欲有言公問則徙倚不對顧私諛語公曰危疑所仗在提兵諸君報國家亦正其時欲言則直言何使人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彬同西官廳提督今

用許防守而遺平虜以此不安蓋爲彬地且以彬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箇賊公問賊誰也泰曰李琮又曰泰家只有三百人防衛泰意又以琮脅公公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將何爲自取族滅禍耶憲曰李琮凶狼目曰麤棍江平虜腹心也泰意憂之耳公曰諸公在何必憂琮琮亦無能爲也許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幸無次且泰持兩端不欲明與彬異同思事後便功罪頃之都督張洪至言彬不可不防公曰君何

自疑彬反耶江往從征時耳貫賊矢大行在豹房見其
旅過隊大行顧左右召耳有鏃者來令狩扈蹕不獨江
也江何用獨反耶江不可自疑人亦不須疑之耳屬者
內有寘鐔宸濠外有劉藍鄆趙乃假竊名號震迹驚遠
矣然皆絕命甸師傳首西市今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
賊假欲萌非望卽顧盼間齏粉衆誰肯同之自取亡滅
哉若江能協力共濟待嗣天子辭爵自歸轉禍保其富
貴耳諸公本兵柄顧安所出策我書生知握數寸管耳
洪唯唯退初洪爲彬遊說刺探公語時操縱之然江聞

顧亦稍安至夕則中衢戛然有聲人意彬部曲且變城
中外竟夕皆不寧其室是時彬家居不齋宿又不成服
哭臨公深憂之則爲刺投彬曰謝江公鎮定大事江故
獨畏公也見公刺則大喜以爲楊公不虞我乃成服齋
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蔣公故蔣公曰填憂冲冲至今
不得下也公曰彬府重兵發之豈得不構釁哉會坤寧
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候被勅之安陸公偕
蔣公入用璽則大闔皆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今者
定大功幸甚然除患本美乃全耳魏問故公先慰藉之

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王導後世述之史冊公迫大行命與江連姻非本情也江不親于管蔡王敦明矣其惡詎得汗蠖公然外廷詢詢不白東朝擒之畀不自安乃後將遺嗣君憂是大功未盡也張銳疾言問彬罪狀公曰彬擅引邊軍入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諸所犯不一按正彬罪一死有餘戮在魏彬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力辨爲庇之公曰此寧須回護耶我輩言出禍隨固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顧獨不念祖宗墳墓兄弟耶今嗣君中途萬一聞變

而驚張公請獨保任其責耳張見公辭厲陳嚴贊之曰收得在公曰正是收得在嗣君或宥之未可知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何故大急公曰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耳公速爲挈人脩銳曰我何故挈人公曰事誠在錦衣衛然須東廠勾稽藉所藉沒并防所株連何抵死攔截耶公卽擬旨奏太后與蔣公候閣中久之不下顧謂蔣公曰權璫語連柱我况贊成宮闈乎事中變則我兩人家禍我兩人家不可尺寸離此誠死此亦得兩人死所矣蔣公曰天祚我明詎得至此頃

之報神周被命宣候左順門已而陳嚴來曰彬幸擒然
幾逸矣當是時彬行禮畢張永報之奔遂奔西安門給
曰我取西官廳文書中道乃折向北安門當關曰有旨
留都督彬叱之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當關當
關者羣擁之追者乃至反接縛之時久旱逢雨城中大
懽爲歌謠之曰挈了江彬朝廷安穩穩者盖吻云少頃
琮于其家縛至錦衣朝房則罵彬曰爾早聽我寧有是乎
彬曰悔不自斷彬子乃亦怨其母時彬已部分東安門
西安門北安門置私兵衷甲裹糧伺動息賴公鎮靜彬

謀稍緩得散遣之屬命入行禮彬又幸寵任等常日不
自意遽被執也以故無他變初有以彬密請者曰得力
士此成擒耳公咲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耶盖公
之慎密如此嗣君聞擒彬遂發安陸四月二十一日漏
下二鼓嗣君至行殿召公及府部諸大臣宣諭三上牋
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卽位議定蔣公
自行殿先歸閣中整理文書初公在寓直草具爲稿凡
正德中禁掖邊圉遠近弊政奸人皆條刺之大有所釐
正稿就置之函卽家人子弟固無見者其軍門皇店官

校豹房番僧回夷寫亦虎仙諸尤重者則議別削號親緘之不敢露草蔣公至公家則諭家僮取去亦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進稿具儀請期詰朝批紅下乃鳴鼓出是日向辰文書房官欲削設詔條關切中人者公曰往事見齟齬者不曰西邊不可或直稱朝廷不從爲解今嗣君至便有此事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卽此我便當決去但未拜新天子耳拜駕明日我且跪奉天門先乞休且問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詔書耶雖死所甘心耳蔣毛兩公亦從旁言之文書房官見不可則持去

明日遲旦批紅未下鼓聲鳴矣三公亟趨華蓋殿後悵悵左右望玉除間目盡未有人也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語之曰趨出批紅遲出我輩後有鐫言安責矣或言翌日更開讀批紅無不可者公爭曰卽位下詔改元古者雖草昧不廢更始新耳目也今不詔所改年號而先卽位人心惶惑有他虞誰任其咎耶文書官懼乃入奏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宣詔罷朝士逮閩里老稚耳剽者咸稱慶曰宿弊盡剷復當見太平矣議者以古事相課皆言周逆子釗向門外耳亦脩

衛應門翼室甚密宋英宗嗣仁宗時已正名父子韓琦就宮立之然史臣猶咤其呼吸風雷今虛寧總已遠迎嗣王又乘間散渙小人之羣誅之是何可易能哉少師費公曰新詔陸氏奉天之制不獨泣武夫悍將矣司寇莆田林公以公比唐狄公宋司馬公無不及耳文襄席公與公議禮不合然言上曰廷和社稷臣嘉靖一詔千古不磨又曰廷和有大功他日當麒麟画形斯亦篤論君子矣二十四日上召三公見華盖殿公致辭曰陛下順天應人爲人民主初至行宮隨雨澤比踐祚天日霽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十五

明此宗社萬年之慶也願陛下敬天法祖修德憂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民永建太平之業上曰先生言是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臣武臣亂政者公擬旨盡下獄又明日科道交章劾文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公擬旨令致仕上不可仍令內閣改擬曰科道言內臣張雄張銳張忠于經等下獄言武臣許安裴德等下獄文臣有亂政罪著者乃皆輕貸何也公謝曰誠然衙門事壞壞事者退則衙門闐然復清非如雄泰銳等蠱惑先朝移居豹房新寺南北巡幸離宮闈致國本中絕也

中使曰王瓊先在兵部頭戴瓜刺身著帖裏親至豹房與大行飲酒非蠱惑耶公驚曰此事外人都未有知中使曰今日則知之矣乃擬瓊冠帶閑住不可乃擬爲民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瓊危迫甚拮據誣奏冀公引嫌回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爲解救會乾清宮日精門災言者亦言瓊誣口狀上召三公至文華殿慰諭之又命大閹張佐傳諭上意欲公發瓊外交宸濠事初瓊援兵不舉通謀宸濠有御史論之者公至是曰外廷有公議刑官有王法廷和不與較也明

日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每爲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罪賜茶而退自天順時而朝廷病冗兵冗食文達李公賢欲漸消之英宗順其事不果宏治末忠宣劉公大夏議自騰駭曰衛稍裁之已而孝廟崩以太監甯瑾奏止忠宣由是敗害正德自十六年詔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等食糧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年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除薊州充運二十四萬石天津改充六萬石進京通所輸三百七十萬不給也然用劉司馬相監人無敢言者

至是革錦衣衛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名歲省糧儲數萬餘石他存冗官冗兵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省一百六萬餘石絀者大怨指新詔爲殺人榜而怨興矣羣伺公闕將搆之左右不能得則相與咒咀于神或卜公祿命期爲報復公任之不爲動也會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道上者上召兵部以百軍護公名曰隨朝軍是時上在諒陰居文華殿疏請日講祖訓一二條上嘉行之張忠于經許泰等數十人行賂中外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謫隸兵伍公發憤上疏曰自古帝王制

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今時大明律書十惡皆決不待時者正如銳等是也銳犯與江彬錢寧同畢眞王倫迺在其下寧彬伏刑銳等何得獨保首領縱不皆誅而銳雄忠三人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使紛紛之議上及宮闈下逮左右願追回三人處決上乃令藉沒其家元年三月上降手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定策忠猷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二千石公上疏辭上親批答言公危疑翊戴擒逆彬贊新政公再疏以無妄禍福

勞謙知足爲言上復述公先朝隨時匡策弭亂之功不允辭公疏又再上上批答數百言益切公五疏且言不得請必求去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著定擬爵名卿乃屢疏懇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全廉退之節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蔭子爲錦衣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上批答述公忠勤且言漢文宣繼統亦常加封丞相楊敞蔡義等戶邑及太宗朝尙書茹常封惠勤伯事因舉大明律出將入相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之條曰封爵義不過重違卿雅志聽辭耳賜宴進階錄蔭略示

報功毋過高潔傷朕懷也公方欲疏辭是時因公攀援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言公潛消禍變再安社稷與近代以來驟遷禁掖重任者異旣辭封蔭且別加恩典以勸忠勤奉旨楊廷和旣准辭伯爵朕心缺然除蔭子指揮外再蔭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上進二階公以上意不可回乃疏疾求去上溫旨極褒美留之令鴻臚寺官諭意公身任天下之責憂新政輒形于色食爲減常每具啟陳論有不能已乃具疏言之如崇聖學隆聖治請毀保安諸寺請慎命令以保新政

請慎始修德以隆治化其目有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勤民事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經筵日御及節省供應上皆溫旨報之有所施措繇是言者稱新政論公骨體以爲有古社稷臣風公曰嘉謀入告出而不語人者吾事也顧公府隔絕非章疏不達耳古今異勢以爲我名聲妖孽孰甚哉初正德中言官劾權倖得罪以公言解者則計百數十人至是又請發正德中留中章奏傳史館其諫止巡幸伏闕被杖者馭以恩禮尤厚刑部尙書林俊坐執法被詰問工部郎中葉寬坐皇親陳萬言建宅不時逮下獄公皆疏救又論谷大用混占產業乾沒官銀百萬請罪之李琮者故與逆彬作朋冒國姓大爲奸利比臨刑左右因賂爲之地公疏言琮宜急誅又請止織造太監不肯寫勅左右益搆公公求退上禮公甚隆不得去壬午歲後公所言多不便左右而史道閻宏曹嘉因誣奏欲害公初道宏嘉皆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已而館解不得爲翰林官由是怨公上得其奏欲治道等又以道等言未有以發之也會吏部尙書喬公乞治道乃

抵罪遂謫道南陽通判嘉知縣公屢疏求退上批答數百言不許又數日尙書彭澤給事中鄭一明毛玉御史陳講劉廷篔太常少卿楊一瑛郎中唐胄先後奏道等挾私害君子上喜謂左右曰此朝官救楊先生本也于是再謫道金縣丞嘉茂州判官宏蒙自縣丞遣中使召公公感上知遇爲一出然去志亦決先自大禮議起公首執議召對面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疏司禮太監奉命來議閣中者三十餘次公始終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甲申正月公上疏辭不允再上疏

新都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十

乃允寫勅馳驛以行月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廕子一人爲錦衣衛指揮世襲報下都給事中李學曾等上章以求舊人留公御史涂相等言政理相關連章具辭綸音旣暴著其事則固不可使去又前論功世襲未竟聖明固知之方新政初廷和果于任怨中外多欲傾之者君臣離間今請勉留之耳給事葛鴻言廷和不撰織造勅爲社稷謀不見其忠而反疑其執拘耶南京給事中顧溱等及御史范永鑾相繼論留皆不報嗣是臺諫奏或特薦公或請率復將毛喬汪諸公者不勝

計矣公歸絕意桑麻及弟司馬倡和口不及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野田話桑麻爲樂泊如也戊子朝廷爲下勅曰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公聞之怡然己丑五月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公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至十二日顏色溫粹者平時二十一日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方暑中忽雨注如深秋長子慎謫戍雲南守臣爲請假襄事公常夢天門開見綽楔題曰際昌辰其卒也夢返其初異哉公少有大志端居讀書不爲章句文辭之用明于古今人才

用舍治亂之機國家百五十年所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帥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刑獄學校賑濟荒政言其事故若人又詳其年月至於其身所未經言其山川阻塞里數若指掌不爽此或賓筵偶語時得之非盡出書也他人或謾視不入意公意欲設施之耳公氣宇宏深然方嚴不苟其同錢寧方盛時置酒會公卿自造請公臨不可則又以張龍達其意公遜辭曰上在外豈我輩飲樂時耶涿州人王豸有臂瘤若蜥蜴大闔張永羣校緝得之曰爲奇貨曰此他日且以龍惑衆羣校

尉陞錦衣官而永身自欲封伯旨徑下公曰本朝無有也漢五侯宋童貫詎足效耶誰敢爲赤族事者永曰亡則劉馬兒太監何侯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不侯其族人自以功封耳今亦失侯矣命典籍取類博稿來公摘示永曰岳蒙泉馬兒誌也格公議乃已抑裁恩倖甚力然公疏辭爵廕正己以率之故人無得訾之者公居家儉素常食止一肉衣自命服外帷帳率布而已鄉有涸田萬頃公爲行水自上游張水門引隸爲渠漑之命名學士堰有建坊表公里宅公請裁其費修城城成賊大

至邑人闖入者且萬口皆得嬰城自全留耕公曰我不知吾兒相業卽規修城堰活人其爲功我乃知矣公教子嚴子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讀書第二登科第三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公言行出于忠誠無驕矜教諸子曰忠厚正直正直不忠厚者過刻忠厚不正直者無節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謝錄新政目錄視草餘錄詩文集若干卷公始室黃氏贈一品夫人繼喻氏封一品夫人皆先公卒側室蔣氏以子恒遺封孺人公兄弟六人廷平舉人廷儀兵部左侍郎廷宣舉人平宣皆先公卒

廷歷以公移廕爲國子生大臣以武功廕弟始韓永熙
輔道功廕弟自公始也廷中學官弟子子四人慎辛未
殿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以言事不中編戎惇癸未
進士兵部職方主事以公故摭罪爲民恒承廕爲中書
舍人陞大理評事忱舉人女二長嫁翰林院修撰余承
勛早卒次嫁舉人劉大昌孫十人志仁居仁同仁其仁
寧仁有仁斯仁興仁存仁右仁孫女四人葬在卒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墓在縣城西封營留耕公墓左側公有
社稷大功然用庶人禮窆無神道碑又新進用事者讎

公爲伎能言之士無所託文字爲司馬郎時得以銓事
與中人邁以予蜀人輒道公時事未嘗不發嘆也中人
言上明聖公雖以讒擯去其後上嘗自較相材以公爲
不能加也予因是索觀國初奸黨錄其人雖奸悍然高
皇帝無所矐本其意先欲爲天下除禍故易事也彬比
曹欽等爲悖然殺辱大臣僅僅勝之耳彬羽翼非特欽
也彬素嚴公故不敢輒動斯可謂好直諫守節嫉邪難
惑以非者矣若顓壹恃材謂不足辨也則非末已乎